

望春風主唱—臺灣第一代女歌星純純

郭麗娟

唱針輕觸蟲膠曲盤，沙沙聲響，聽似遙遠卻清晰可尋，順著音軌滑動，一九三二年由台灣第一代女歌星純純所灌錄的〈桃花泣血記〉，緩緩唱著另一個年代的悲喜故事；電影中不被祝福的男女主角，因男方家長的門戶之見，在「吃人的禮教」下，兩人被迫分離，女主角在遺憾中香消玉殞。純純因唱此曲快速竄紅，成為家喻戶曉的第一代女歌星，但在多年以後，她自己也選擇一段不被祝福的婚姻，還因此染上當時無藥可醫的「肺癆」，在麗似夏花的錦繡年華，撒手人寰，留下另一段令人鼻酸、惋惜的愛情故事。

純純，本名劉清香，一九一四年生，是家中的獨生女，父母以擺麵攤維生，因酬神請來的歌仔戲班戲棚上，鬧場鼓急急落下，鎖啞聲尖銳響亮，似在通知村子裡的居民，好戲就要上演了。離戲棚不遠的麵攤上，小小年紀的純純，雙手泡在肥皂水裡洗碗，兩眼卻緊盯著戲台上的演員；那扮相俊俏的小生，唱腔甜美的小旦，都讓她陶醉心動，也在心裡許下要當歌仔戲演員的願望。

純純在十三歲那一年，放棄未完成的國民學校教育，加入戲班學戲，父母雖然不捨，卻拗不過女兒的堅持，純純因扮相俊俏又天生一副好嗓音，沒幾年就成了當家小生，迷倒不少戲迷，一有她的戲就跟著戲班跑。

●桃花泣血記

一九三二年，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的黑白無聲影片「桃花泣血記」來台放映，初期的電影為黑白且無聲的默片，需仰賴樂師的現場演奏和「劇情解說人」（俗稱辯士或旁白士）來幫助觀眾欣賞與瞭解劇情。當時電影業者為了廣為宣傳以招徠觀眾，特別商請擔任電影旁白士的詹天馬，依照電影劇情寫下這首〈桃花泣血記〉的歌詞，再交由當時共樂軒西樂隊指揮王雲峰（〈補破網〉作曲）譜曲，並率領數名樂師編隊在街上演奏宣傳。

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老闆柏野正次郎，體察到要在台灣擴大唱片銷路，必須灌製台語唱片，於是請來當時正紅的歌仔戲小生純純擔任主唱，將這首原只是電影宣傳曲的〈桃花泣血記〉錄成唱片，竟成為第一首創造銷售佳績的台語流行歌，也捧紅了純純，讓她成為台語流行歌壇第一位歌星。台語創作歌謠也從此如雨後春筍般展現新局。

這首〈桃花泣血記〉共有十段歌詞，第一段歌詞是：

人生親像桃花枝，
有時開花有時死，
花有春天再開期，
人若死去無活時。

電影宣傳曲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希望觀眾買票看電影，因此最後一段歌詞就寫著：

結果發生什代誌，
請看桃花泣血記。

而影片要打開知名度需有歌曲「打歌」，竟成了當時電影業的宣傳手法，嗣後「倡門賢母」、「懺悔」、「一個紅蛋」相繼來台放映，也延用此法，造成轟動。

至於〈桃花泣血記〉原有幾段歌詞，曾在戰後的台灣歌謠界引發爭論，由於歷經二次大

戰美軍砲彈轟炸，加上曲盤易碎難保存，留聲機在日治時代價格昂貴，因此數量不多，所以戰後的台灣歌謠研究者大都沒有留聲機和原版曲盤可聆賞，大多是訪問詞曲創作者本人或其後代口述，因此難免會有謬誤，以〈桃花泣血記〉為例，坊間普遍流傳為四段歌詞，莊永明在其著作中表示歌詞有十一段，後來歌謠研究者林良哲收藏到〈桃花泣血記〉七十八轉原曲盤和當時印製的歌仔冊中清楚載明，該曲歌詞共有十段。

〈桃花泣血記〉出師得利，古倫美亞唱片便積極網羅詞、曲創作人才，如李臨秋、陳君玉、周添旺、蘇桐、王雲峰、鄧雨賢、姚讚福等人，純純和愛愛也受聘成為專屬歌星，備受禮遇。或許受惠於戲班角色扮演的訓練，讓純純在感情的詮釋上收放自如，由她主唱的歌曲幾乎首首暢銷且傳唱至今，如〈月夜愁〉、〈望春風〉、〈雨夜花〉…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據愛愛（唱紅〈滿面春風〉台灣第一代女歌星）生前表示，純純早年在戲班因為意外所致，有一眼裝上義眼，加以早年戲班生活較不規律，在日本錄完〈雨夜花〉回台後就入院動大手術，休養半年多，所以當時上電台或到戲院隨片現場演唱的宣傳工作，都落在愛愛身上，因此，至今仍有不少老一輩聽眾以為〈望春風〉、〈雨夜花〉是愛愛主唱。

●多情空遺恨

同是台灣第一代女歌星又屬同一家唱片會社，純純和愛愛兩人的情誼宛如姐妹般，對於純純的感情世界，愛愛曾語帶感慨地說：「多情害慘了她！」

純純曾在台北後火車站新舞台的斜對面開了家茶店，店名叫「黑人」（布拉基嚕）原意為「巴西」，即產咖啡的地方。因為知名度的關係，生意不錯，也發展出不少羅曼史。她曾經愛上一個來店裡喝咖啡的台大學生，兩人情投意合，男孩也有意娶她為妻，但男方父母認為自己家世顯赫，怎麼可以娶一個曾是戲子又是賣唱的女子作媳婦，以門不當戶不對為由，堅決反對，兩人終告分手。

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，台灣正在流行小曲調歌謠，古倫美亞唱片順應這股潮流，在現在的台北中山堂前，當時的「朝風咖啡室」三樓，裝設臨時錄音室，聘請日本技師檜山保來台，開始灌錄小曲調歌謠，這首由周添旺作詞，陳秋霖作曲的〈落花吟〉，讓情場失意的純純唱來彷彿在傾訴自己的心聲：

快樂相愛彼當時，
不八(曾)離身邊，
那知伊無想阮心意，
將阮來放離，
噯噯喂！可恨令人悲。

和台大學生分手後，純純愛上一位來店消費的日本人白石先生，並和他結婚，這樁婚姻雖曾帶給她短暫的快樂，卻也如被下毒咒般，提早結束她正麗似夏花的生命。

●紅顏嘆薄命

許是裝有義眼讓她自覺殘缺，抑或戲台上假鳳虛凰的戲劇情節讓她心生嚮往，使她汲汲於尋找愛情來填補心靈的空虛，而愛起來「不顧一切」的個性，讓她聽不進親友的勸告，也看不清真實生活的警訊。

日籍丈夫不但婚後好吃懶作，而且染有肺病即俗稱的「肺癆」，在日據時代，染上肺癆等於染上絕症一樣，不但無藥可救且身邊的人也有被傳染的危險，純純的母親曾要求她以事業和身體為重，離開日籍丈夫，死心眼的她，自認為自己收入頗豐，不在意丈夫的吃軟飯，況且只要自己細心照料，丈夫的病或許會奇蹟似的好轉。就這樣，她不顧周遭親友的反對，沉醉在自己一手編織的婚姻美夢裡。

這樁婚姻，確曾帶給她快樂。曾多次和純純遠赴日本錄音，擔任樂器演奏的後場樂師陳冠華（本名陳水柳）生前表示：「純純結婚後，歌聲變得更輕柔也更甜美，讓人聽了心情也跟著輕鬆起來。」她在一九三六年灌錄這首由周添旺作詞、蘇桐作曲的〈風微微〉，簡直在唱自己的心情：

風微微
吹著花蕊送著香味，
咱的做陣甜甜蜜蜜，
哥哥啊！你看咧，
東平的月
曖曖！親像為咱出上天。

一九三七年春天，日本秋田縣發生一件震驚社會的悲劇；一對年輕男女因雙方父母反對而無法結合，女孩竟為情自殺，停屍家中，那一晚，男孩潛入女孩家中，偷偷抱走女孩的屍體，來到兩人私訂盟約的海邊，緊擁著女孩冰冷的屍體最後服毒自殺。這起殉情事件，成了熱門話題，周添旺就順勢取材，自譜詞曲寫成〈天國再緣〉的男女合唱曲，由純純演唱女聲，愛愛演唱男聲。哀怨曲調，讓人聽來，不禁為這對為情走上絕路的男女，掬一把傷心淚。

是巧合也罷，是命運捉弄也好，隨丈夫病情加重，純純也陷入死別的恐懼當中，雖然母親一再勸她遠離丈夫，以免被傳染，但癡情的她，卻在丈夫斷氣後，還親吻丈夫作為告別之吻。根據日據時代的民間習俗，得肺癆的人斷氣後，家屬要煎一個蛋，而且要煎得大大的，形狀像太陽一樣，將蛋蓋住死者口鼻，以防病菌散播。

因抽咽而顫抖的手，怎麼樣也握不穩掌中的鍋鏟，純純一次又一次地煎著，好不容易才煎出個像樣的蛋包，親手用蛋包蓋住丈夫的口鼻，純純再也抑制不住地放聲大哭。許是長期朝夕廝摩所致，在丈夫死後不久，純純也發病，證實染上肺癆。

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，各家唱片會社重新調整內部人事與發片計劃，純純也在同一年離開古倫美亞唱片會社轉入「日東」唱片。隨戰事吃緊，很多台籍青年被迫或強拉去當日本軍伕，無數家庭被拆散，轉入日東唱片擔任臨時歌手的純純再度唱紅由林臨秋作詞、姚讚福譜曲的〈送君曲〉。由於時局動盪不安，生活物資的缺乏和工作不穩定，讓她無法好好調理身體，加上肺癆第三期的煎熬，使她的歌聲日漸走調，純純身心俱疲，儘管有鼓手那卡諾（戰後寫〈望你早歸〉而成名）的陪伴，終究是日薄西山。

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，純純閤上凹陷的雙眼，告別璀璨卻多舛的一生，享年二十九歲。麗似夏花的生命，嘎然而止，讓人感嘆紅顏薄命。純純甜美的歌聲，透過曲盤，在日據時代，撫慰過無數苦悶的心靈；短暫的婚姻雖曾帶給她快樂，卻也如被下毒咒般，提早結束她的生命；一生境遇就像她所唱紅的〈雨夜花〉一樣：

花落土花落土，

有誰人可看顧，
無情風雨誤阮前途，
花蕊凋落要如何。

作者簡介：

郭麗娟：自由文字工作者。